



# 那年的走马灯

今天到街上去玩,见满街的灯笼,各式各样,喜庆吉祥,价格便宜,便想起了小时候自己扎的走马灯来。

过了新年,很快就到十五,十五是热闹的,属于我们孩子的热闹就是挑着灯笼看烟花,能有一个灯笼也便成了孩子们最大的心愿。那时购买灯笼的只有少数几个孩子,更多的是自己扎灯笼。放年假时,我们几个小伙伴商量今年不自个儿扎自个儿的灯笼了,合伙儿扎一个大的走马灯,让全村人也见识见识。一放假我们就开始了既定的“伟大事业”,找高粱荳子(秸秆)、纸、蜡、细线等东西,一切齐全,便聚集在我家的西屋扎起来。

数九寒冬,滴水成冰,屋里也没有取暖的设备,手冻僵了,就搓搓揉揉,还扎;篾子扎进了肉里,疼得嘴咧多长,吮一下血,还扎;框子扎拧了,对不到一块儿,毁了重新扎。也不知道手上扎了多少篾刺,也不知道手上划出了多少血口子,也不知道框子毁了几次,也不知道手冻了几处,总之,除夕之夜,我们的灯笼横空出世了!灯笼很大,有水桶大小,四棱上四根柱子,柱子上绕着彩纸剪的龙凤,下面四角又各垂一个红绣球,灯笼主体用白纸糊着,白纸上贴着各种剪纸,有

“喜”字、“福”字,还有人物。我们拥在一起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杰作,心里像喝了蜜,都想像着到了十五,抬到街上它一定是最美的灯笼,老人们一定会赞不绝口。

可是当我们试验时,里面的马不动!我们丧气地站在一边,左思右想,就是找不到失败的原因。半个假期,没有写作业,没有玩耍,手都扎破了,竟扎出一个死马灯!

我们的马虽不能走,可灯笼还是惊动了村里的人。许多人来看,见灯笼里的马不走,也帮着出谋划策,但都无济于事。村里扎的都是一般的灯笼,有个外壳,贴上几张剪纸,用个襁子一穿,点上蜡烛,即可。走马灯也只在画上见过,戏里听过,真的走马灯还没有人见过。

一位上高中的姐姐说了,也跑来看,见马不走,说:“马走是气流冲动叶轮,叶轮带动纸马,马才走的。叶轮不动,那一定是气流太小,或封闭不严。把上面放置叶轮的孔弄小一点再试试。”我们听了在理,便动手改了起来。到了晚上再试,我们的灯笼里的马走起来了!

当晚,我家西屋子里挤满了人,后来干脆把走马灯抬到院子里,大家都啧啧称赞。正月十五,我们抬着走马灯,看着别的孩子眼热地挑着他们小巧的灯笼跟在我们后面,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扎灯笼的每一个细节,比得什么奖都高兴。

那个走马灯成了我人生中最动人的一景。

(郸城二高 王旭)

## 偏心的婆婆

婆婆的偏心是出了名的,每次和婆婆一起回老家,总有邻居向婆婆开玩笑地说:“‘媳妇迷’回来了!”婆婆性格开朗直爽,大方地承认:“你们可说对了,我就是‘媳妇迷’。”由于婆婆特别偏向我,经常向邻居们讲我是多么贤惠、懂事,说得多了,邻居们便送给婆婆“媳妇迷”这么一个绰号。听说过“财迷”、“官迷”,可“媳妇迷”还是第一次听说,不过还真让我非常得意。

结婚前,我知道婆婆特别偏向老公,老公的三个姐姐经常向我“痛诉”小时候婆婆偏向老公的事,听得我是否眼瞪、咬牙切齿,于是我坚定了为三个善良温柔的姐姐打抱不平的想法,毅然决然地嫁入了他们家。

婚后,没想到婆婆把对她儿子的疼爱转移到了我身上,包括三位姐姐,处处也都让着我,我的地位远远高出了老公。三姐还没有结婚,我们俩年龄又相仿,脾气也相投,经常一块儿逛街,互说心里话,平时有什么家务活儿,我俩也总是抢着干。

可每次都是由于婆婆的干预,我败下阵来。婆婆这时总会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“让你姐多干点儿,咱能用她一天是一天。”我无语。三姐则笑着说:“咱妈说得对,还是咱妈明智。”对于婆婆明显的偏心,三姐没有不高兴,倒是乐于接受。

有一次,我和婆婆、三姐一起逛街,婆婆看中了一双鞋,穿上也正合适,我就赶紧去付钱,却被三姐拦住,婆婆也拉住我的手,说:“你怎么那么傻啊,让你姐付,省出来的都是咱们的。”三姐也坦然地笑着说:“听咱妈的,以后学聪明点儿。”

对于婆婆的疼爱,我得意之余又有些惭愧,结婚那么长时间了,还没有婆婆买过什么东西,每次问她缺什么,她总是什么也不让买。我自作主张为她买了一套运动服,婆婆一边埋怨我,一边高兴地穿上,逢人便说:“这是我媳妇买的。”邻居们是啧啧称赞,夸婆婆找了一个好儿媳。

(太康县电业局 曹广娜)

## 夜鳖虎的遭遇

在老家修葺房子时,一只夜鳖虎(蝙蝠)被堂兄擒住。堂兄毫不犹豫地把它翅膀折断,扔给下面的孩子们。

孩子们欢呼着,围着看夜鳖虎狼狈的样子——尖嘴,灰色,灰豆似的眼睛,去掉翅膀,活脱脱一只小老鼠。

它努力地挣扎着,想飞飞不动,想跑跑不脱,无奈只好蹲伏在地上,瞪着灰豆似的眼睛任凭孩子们玩弄。

孩子们光看不尽兴了,开始跺着脚,喊着,有的用小棍戳它,让它发出凄厉痛苦的叫声。夜鳖虎每叫一次,孩子们海笑一阵,他们的笑声淹没了夜鳖虎的哭叫。旁边大人跟着笑。

这样叫了一会儿,孩子们又不满足了。这时候,一个大点儿的孩子用细绳把奄奄一息的夜鳖虎的一只脚系住,吊在空中,头朝下。夜鳖虎张着嘴,叫声已经很低。另一个孩子手举玩具枪,对着它张开的嘴,“啪”,豆粒子重重地打进它的小嘴里。又一声更凄厉的叫,胆小的孩子吓得一愣怔。再看夜鳖虎的嘴,鲜血直往下流。很快,地面殷红一片。而孩子们的笑更加灿烂。

再接下去,孩子们便争着用玩具枪打夜鳖虎的嘴。大人们欢笑着为孩子们助威。

“它是坏的吗?”儿子突然问我。我窘迫了很久,不知如何回答。

我想,人类一贯以自我为中心,用自己的标准,把事物分成好的,坏的,好的爱之,坏的恶之,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。夜鳖虎可能因为长得像老鼠,或者因为喜欢夜生活而被人类定位为“坏”的东西而横遭人类的迫害。其实,有许多时候,即便是些“好”的小动物,也只是我们手中的一个驯服的玩物而已,说不定哪天,主人一不高兴,这小家伙便没了命。我们又有谁曾把这些鲜活的小生灵——不管是“好”的,“坏”的,当成和自己一样的生命看待,尊重它就像尊重自己一样!

该是我们冷静地反省的时候了!夜鳖虎的遭遇固然令人扼腕叹息,但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我们的孩子本该心地纯洁,拥有无瑕的爱心,可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无情,这是谁之过呢?

(沈丘三高 王全安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  
电子邮箱:  
zkwbbxxs@163.com

## 看电影

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跟着大人去看戏,看电影,十里八村的人再也没有那样齐整过。

炊烟袅袅地在村子上空升腾,似乎也早于往日。早有小孩子从家里一抹嘴跑出来,搬着凳子占位子。头几排,听得清亮,看得清楚,是很多人的渴望,也有因占位子发生口角的,不过都只是一阙小插曲,很快就被车子上装的玩意儿(今晚的主角)引了去。

吃过晚饭,大家不约而同地往放映地点移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披着大衣,扯着孩子,搬着凳子,拉着车子,齐聚那一张宽宽的影布前。只等夜的锦缎铺开,话筒里传出“喂喂喂”的几声试响,那无数双眼睛就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呢。

晚来的人挤不到跟前,就索性爬上树,坐在树枝上看,或者爬上墙头,骑在墙上看,也有踩着棉秆垛,坐在垛顶看的,密密麻麻的,除了人还是人。在长龙的后尾,也常有点着马灯推着车子卖瓜子的老太太,坐一马扎,一边看电影,一边等那些跑到跟前买瓜子的小孩子,落下一枚硬币,必把小孩子的兜子

装得满满的。

幸运的是看得正酣的时候,鼻端忽然飘来荸荠的清香,就必然循着香味,买一把热荸荠吃,就这样边吃边看,不知何时竟躺在拉车上温暖的铺盖里做起了美梦。

散场的时候,必定灯火通明,人声鼎沸,而一声熟悉的应语总能穿越人群,引着一个人的目光去寻望,夜闪着异样的光彩,给凭空难得的相遇蒙上一层炫目的光环,谁会在谁暗夜的眼眸里拨动心弦上一曲悠长的相思?

明月高照,人们拿着手电像点点萤火“流窜”在街头小巷,大家边走边谈论着电影里精彩的片段,一位头扎两朵红绸缎的女孩子,于万头攒动之间,遇见久未相见的同窗故友。而此时情窦初开,浅浅的笑挂在英俊面庞的眉梢,相视无语,却胜似千言万语。那一抹笑如初春桃花盛开,明媚了心扉,灿烂了年华。

啊,那些年的那一抹笑,那些年看电影看出的诸多情趣总在不经意间攀上喜悦的眉梢,爬上上扬的嘴角……

(扶沟县曹里乡马集小学 绿柳菲菲)

## 读书之乐

有人说读书具有滋养和治疗作用,想来真是这样。人骨子里总是孤单的,虽然现代社会生活已经让人与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。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,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,我们都是妻子或是丈夫,我们都是孩子最有力的支持 with 依赖,我们也是许多朋友的朋友,甚至有时我们与朋友之间可以有推心置腹的交流。可是,有时,我们依然会觉得孤独,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全面地读懂你,抚慰你,或许,心灵之间的障碍真的是不容消弭或跨越的。

所以,我们也需要留一点时间和空间给自己,我们需要自我滋养与温暖。而读书是最好、最宁静、最温润的方式。

我们的身体需求得到了满足,但往往会忽视自己的精神,心灵也需要安顿。我们常常是快乐的,但依然会在某些时刻有莫名的不安,焦虑,困惑,空虚甚至惶恐。而读书真的可以起到不同程度的治疗作用,我

们只需选择一本好书静静地读下去,那些难以名状的不良情绪会慢慢消散,那一个个精妙的句子携着美好的思想、感情像一个个温暖的精灵轻抚你的心灵,温暖你,点拨你,启迪你,然后,你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。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

读好文字常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。好书需要选择,小时候,我所有的阅读都来自于仅有的几本小学生作文。现在,信息无限畅达,出版业如火如荼,好文字、好书,层出不穷,欣悦与兴奋之余,我常常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,在短暂的一生要多读好书,多见识,多体验才算对得住自己。

至于儿子的阅读,最近这两年有了绘本馆的图书卡,在品质上也是没得挑,我很替他高兴,也常常与他一起沉醉在那美妙的精神之旅中……

(周口六一路小学 黄清花)



## 吃不了兜回来

王大娘吃桌回来,又兜回一食品袋“进口货”。村里人嬉笑着说:“您送礼回来不空手,不赔多少本啊!”王大娘顺口回敬道:“吃剩下的丢掉太可惜,还是兜回来好。”

王大娘回收餐桌上的“废弃”,是从去年开始的。一次她去亲戚家贺新婚之喜,宴桌上摆热凉几十个菜肴,大鱼大肉,有荤有素,连一半也没吃。食客们你看看我,我瞅瞅你,大家心照不宣,就是无人掂走,怕被人笑话。眼瞅着服务员把桌上的剩菜扫进垃圾桶,王大娘可心痛了,“太可惜呀!还能吃的呀!”可她当时没喊出口。

没过几天,王大娘去朋友家参加小儿的百日宴,桌上很丰盛,结束后有些菜整盘子都没动。这次,王大娘不怕人家说她小气了,她拿出来时准备的食品袋,把剩下的肉,还有枣米等,装了两个食品袋

拎回了家。回到家,丈夫吵道:“就你没出息,不怕人家笑话?”“这不算啥丢人,谁爱笑话谁笑话!”晚上,王大娘把那些没动的好菜一热,丈夫吃得很满意,并向她道歉,说错怪了她。

中国有不成文的习俗——随礼。婚丧嫁娶,老人做寿,小儿满月,甚至起房造屋,孩子升学,参军等都得随礼。宴请时满桌菜肴一半也吃不了,倒掉可惜,又浪费。

可喜的是,在王大娘的带头下,我们这一片儿“小气”的人渐渐多了,人们去赴宴前,总要先备只食品袋。

虽然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,物质丰富了,吃喝不愁了,但不能忘掉“节俭”二字。春节前后,办喜事的多,望大家都像王大娘学习吧!

(淮阳县曹河乡政府 张宜举)